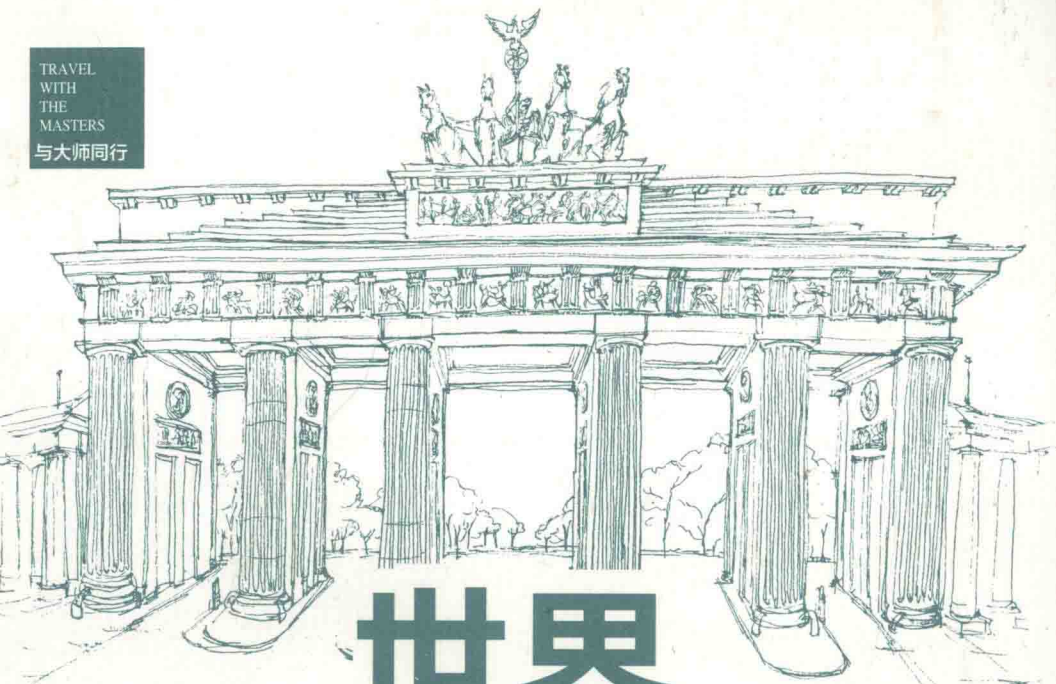


TRAVEL
WITH
THE
MASTERS
与大师同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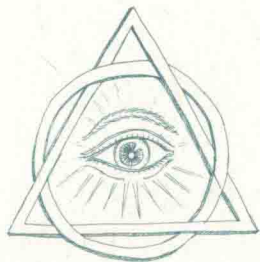
世界

半个世纪的行走与书写

A Writer's World

Travels 1950 - 2000

[英] 简·莫里斯 著 方军 吕静莲 译



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

与大师同行
TRAVEL WITH THE MASTERS

世界

半个世纪的行走与书写

A Writer's World

Travels 1950 – 2000

[英] 简·莫里斯 著 方军 吕静莲 译

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

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：图字09-2014-059号

A WRITER'S WORLD: TRAVELS 1950-2000 by JAN MORRIS

Copyright: 2003 by Jan Morris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 P Watt at united agents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3 ORIENT PUBLISHING CENTER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界：半个世纪的行走与书写 / (英)莫里斯著；方军，
吕静莲译. —上海：东方出版中心，2015.5

(与大师同行)

ISBN 978-7-5473-0768-7

I. ①世… II. ①莫… ②方… ③吕… III. ①游记—
作品集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49371号

责任编辑：张芝佳

书籍设计：一步设计

插画绘制：黄 峥

世界——半个世纪的行走与书写

出版发行：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：上海市仙霞路345号

邮政编码：200336

电 话：021-62417400

印 刷：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：890×1240毫米 1/32

印 张：18.375

字 数：476千

版 次：2015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473-0768-7

定 价：60.00元

献给



威尔士

Er Anrhydedd Cymru

半个世纪的独特行走 ——代中文版序

林达

简·莫里斯的作品能够翻译介绍到中国，真好。

现代新闻业是在西方自然形成和逐渐发展的，它在中国，却是清末开了国门之后才慢慢引进的新鲜玩意儿。所以，西方跑国际新闻的记者，比中国整整早一大圈。探险精神激扬了记者们的斗志，殖民传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走遍世界的通道，他们蜂拥而出，各显神通。记得小时候，很喜欢父亲买的《非洲内幕》，那是美国记者约翰·甘瑟的非洲采访，我和二哥隔一段时间就会轮着去翻一遍。根室暴走欧洲、亚洲和美洲，可称系列大洲“内幕”专家了。

所以，在西方，英国记者简·莫里斯并非开风气之先，也绝非以此成名的孤例。可是，简·莫里斯还是很特别。

我曾经想过，一个好的作者除却天赋之外，可能还要有一些不平凡经历和人生困境。天赋或许是指幽默感、判断力，敏锐与距离感并存，另有对文字有如音乐家处理音符般的能力。而人生的特殊履历，会令天赋被慢慢开掘、会令你原来的那点能力被渐渐强化。

莫里斯无疑是有天赋的，而她的人生处境，又使她和一般做国际采访的记者有所不同。几乎没有哪个记者能够复制一遍她的历程。

她原先被称为詹姆斯·莫里斯，是个男孩，长大后在当时的英国

委任统治地巴勒斯坦当过兵；1953年，那个时候的他曾是首次成功登顶珠峰的探险队的随队记者，同时代女性记者，很少能有同样机会。他成家，生了五个孩子。可是在她的内心，又从小就是个女孩。直到很晚，她才看到医学证明，她这一类人确实具有区别于常人的生理证据。在此之前，她当然和所有人一样，认为自己只是心理问题。她花了整整十年做药物治疗。几十年来，这个命运安排，使她以一个男性角色冲锋陷阵，又揣着女性的敏感和细腻。困扰、疑虑、迟疑和惶恐，一刻不离在伴随着她，成为她认知的感受背景。也因此把她从年轻人很容易误入的坚定信念、黑白两分立场，自然而然地，由内及外，带到一个灰色地带。特殊位置固然带来尴尬，却也令她的社会视角、社交感觉更具丰富体验。她以双重身份切入社会和社会中人，角度深度，都与众不同。同时，莫里斯又是深切了解英国文化的威尔士作者，她对自己的祖国英国，也既有文化认同，又有保持距离的异族眼光。自身困境从小给她设置了难得的内省契机。她灵敏，又冷热适度。

这一切，反映到了莫里斯的行走写作中，也就是说，在通常的记者文体中，她或隐或现地更多加入了一般是作家采用的自我体验。她在自序中说得很对，她能够这样开始、这样写下去，必须感谢当时雇用她的两家英国名报，正在鼎盛时期的《泰晤士报》和《卫报》，是总编们容忍了她的特别。

所以，《世界：半个世纪的行走与书写》，这本莫里斯作为记者和作家，50年来对世界各国的采访集，和她本人一样，是独特的。

中国对外部世界这类书的介绍，很早就已经开始，约翰·甘瑟的《美国内幕》，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出版。《非洲内幕》是世界知识出版社在1957年翻译出版的记者行走。翻译策划显然都在1957年的一条政治门槛之前，英语版是1955年出的，可见尚有一些翻译家和出版业者，还在试图紧跟外部的潮流，希望不要孤立和自外于窗外的世

界。这是1957年最后的一点努力。此后，我们和世界拉开距离，这类书的引进几乎中断，直到几十年后的改革开放，又开始逐步恢复。中国新一代驻外记者，也开始散布在世界各地。可是，不仅几十年隔绝造成的疏离很难马上填补，他们水平的提高，在一定程度上，还有待于雇用他们的报纸和世界接轨。莫里斯的行走写作，不论从观念还是眼界，还是一个难得范本。

莫里斯在1972年做了变性手术，从一个驻外士兵和探险队随队记者莫里斯先生，变成了更像是作家的莫里斯女士。20世纪70年代初，这还是一件非常骇世惊俗的事情（可能到现在，至少还有一多半的骇世惊俗），她去北非完成这个过程，卡萨布兰卡，一个读上去浪漫的名字。多年后我也去过那里，我同意她的看法，那不是一座浪漫城市，而她在那里经历了和性别有关、与浪漫无关的人生变故。

我觉得，即便局限在变性一族，或者，我们外延扩大，扩大到那些由于各种原因和社会观念隔阂的异类一族，她也非常特别。一般来说，不论感觉自己是“对”还是“不对”，当我们不被社会接纳、感觉自己被当作异类时，很容易出现心理异常，可能变得委顿，对于莫里斯这样一个走南闯北的强者，更可能发生心理上的逆反和异常张扬。这样的例子很多，这只是一种保护自己的自然本能。莫里斯没有。她一如寻常。

她的解释很简单，她觉得，别人看来的大变故，对于她，却“被一种爱的忠贞与个人幸福感所遮蔽，后两者对我风格的影响远远大于性别转换”。在背后，她并不容易：没有想到，即便做了手术，她还是需要英国医生确认，才能完成法律上的性别认定，可假如不和妻子离婚，医生就不出证明。这对夫妇最终只能被迫离婚，一家人却如以前一样生活，直到英国法律为这类情况设置了“民事伴侣”关系。2008年，她们才得以在法律上复合。外在质变带来的冲击，在有幸留存的家庭情感的内在恒定中，被缓解和释放了。她有一百个理由，走

到给写作带来负面影响的“非常”，但她还是维持了自己正常人的心理健康。

莫里斯通过写作，平静注视这个世界，和我们交流。没有少一点什么，也没有多一点什么，她只因自己的独特，变得更有深度、更清晰。她清楚记者最容易犯什么毛病，她在暗自提醒自己绕开那些陷阱。

回顾半个世纪的旅程，莫里斯一定和我一样感慨。这本书的写作有四个维度：地域的铺展、时代的变迁、她本人从青年向老年的转换，还有，她性别的改变。她给我们提供了世界各地在50年进程中的许多细节。在有趣的故事后面，有她感知、理解的介入，所幸那是有距离的介入，她警惕悲情主义。她不可能是认知简化的，她确认殖民是一个历史概念，庆幸它能进入历史，却也描绘出殖民与独立转换的复杂状况，有些结果甚至比原来糟糕；她对巴以冲突的理解，也在50年中步步深入，她并不忌讳告诉大家，自己随着新的理解，立场也有反复；我未见得赞成她所有的看法，却尊重她思索和引发读者思索的轨迹。通过莫里斯的书写，“二战”之后世界50年的变迁，如行云流水，在我们面前一一展现。

我必须承认，在她的故事中，我更喜欢读那些还没有完全成形的地区的故事，喜欢看更有原始野性意味的，甚至冲突的曲折历史进程，我也许可以狡辩，这如同在视觉上，我不喜欢现代城市，而喜欢中世纪的古旧老街，哪怕是喧闹而斑斓原始的街市，而精品店只能偶尔为之。可是，我其实知道那是不一样的类比。我知道这种偏向，带着人的弱点，这种人性弱点塑造了新闻业本质。我理解她的行走，因为内心里，我有一样的冲动。

我觉得自己和莫里斯在内心有某种暗合。我读到她的片言只语，就默契地知道，她后面没说出来的那一大段，可能会是什么。我知道她记者行动的坚决，以及作者判断的迟疑。我知道她在两者之间切换的彷徨。有人说，莫里斯在变性之后，她的书写更自由了。我感觉，

也许是成名后离开报社，她成为自己的主人；也许她总是能卖出自己的稿子；在这个时候，她感觉她终于可以摆脱新闻记者的诸多约束，更成为一个作家，再说，文字和描写能力已经娴熟，似乎获得了多重自由。

然而，自由从来就是一个有着两面的硬币，写作也一样。我看到她有了一段对文字的信马由缰，然后，也看到她领悟到还是要收起缰绳。莫里斯曾经提到，自己是从一个记者步入写作，逐渐进入作者行列，这是一条比较好的路径。其实这不仅是记者锻炼了敏锐和超越的能力，也是从“实”的一面首先进入、取得力量、给出定力。

这个定力，她的成熟回归，最终体现在她的封笔之作——《的里雅斯特：无名之地的意义》。我去过意大利，很想再去，可假如没有读过这本书，我一定会再次错过。就像作者所说，甚至许多意大利人都不知道这是意大利的领土。可是莫里斯却把自己最后的书写激情，交给了这个“无名之地”。

我喜欢这本书，最后的莫里斯，温和依旧但有一种不显山露水的老辣。她找到这个与之有着深深缘分的城市，拉开它在大国政治中变迁的剧幕，由此引出一系列对于民族和国家、祖国和文化、种族融合与种族冲突的思考。一如既往，她在提出问题。这些问题，是为她 50 年行走之后的那个世纪，就是我们面前的 21 世纪准备的。20 世纪末，我曾经因为和她一样的原因，在千禧年来临前有过和她一样的乐观，而现在，我也掉落在她为大家准备的这些问题的煎熬中。一个小小“的里雅斯特”，就已经枝蔓纠缠、反反复复成这个样子，那么，它所折射的那个世界呢？

莫里斯的《世界：半个世纪的行走与书写》所写的半个世纪，正是中国从开放、封闭，到再度开放的半个世纪，我们对世界的了解有过一段漫长脱节。在这半个世纪中，我们基本无法通过我们自己国家记者的眼睛，去如此自由而准确地把握世界风云。这本书的翻译是

一个重要的补课。同时，她的书写让我们有机会反观自己，反观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和现状，以及在它背后支撑的特殊文化，反观那半个世纪，以及今天中国新闻业者的喜怒哀乐。显然，并不是一个记者到达同一个位置，就能写出同样的采访。莫里斯写作，只是一个成熟文化的特殊表达。

我们读到世界，我们读到自己，我们读到的东西，远远超过了莫里斯的书写内容。

序言：

这是事实吗？

《世界：半个世纪的行走与书写》采样于所游历的半个世纪。它一边前进，一边选择自己的主题。它的题目也许暗示了一部更深思熟虑、更客观的作品，类似于某种回忆录——充满哲学思辨的小说家，或者从一份严肃大报退休的专栏作家，会在书中对其时代加以沉思。别给骗了哟，这个由我的报道和随笔组成的文件夹可远没有那般慎重且包罗广泛。它的确镜映了这个世界 50 年的进程，但却是以一种浮华得多的方式。它的本质更接近于一场展览和一次表演，且关于其作者至少与关于世界同样多。它的开篇有一点震撼，如果说它的收尾显得更加谦逊，那是因为 50 年的书写与漫游生活将会让大多数人最终更安静一点。哪怕是鸫鸟，也只在一季的初期才带着无忧无虑的狂喜歌唱。

本书所述时期覆盖了 20 世纪的后半叶，从 50 年代到 90 年代，从“二战”初停到千禧年终结。当然，按照惯例，我忍不住要说，这是历史中一段决定性的时期，但它可能并不比其他时段更具决定性。实际上，我这半个世纪的精神状态也许比大多数人更幸福，更乐观。这是冷战的年代，当人类的资本主义部分和共

产主义部分被桎梏在一种无法和解的猜疑中，世界上真的还有许多别的公共的焦虑。小规模武装冲突频频发生。核弹灭绝人类的前景纠缠着许多人，毒品文化无情的散播令许多人更加困扰。环境遭遇可怕的污染。艾滋病的邪恶瘟疫出现。贫穷，甚至饥荒，还在世界的某些地方存在，全球化开始启动——这实际上意味着这个星球日益增强的美国化。人们环绕全球的活动变得更加容易，造成许多通常是无法预料的问题，世界人口的增长给易受影响的预言性的情绪投下了阴影。

但是，尽管这一切听起来令人害怕，但还有许多东西可以补偿这些恐惧与痛苦。例如，欧洲的各个帝国从它们遍及全球的广阔领土上后撤。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，这一过程并非总是产生有益的后果，并且被许多冲突损害，但普遍看来，它是一种有价值的承认：没有哪个国家有权宣布统治另一个国家。联合国，尽管经常表现得虚弱无能，至少是国与国之间预期的兄弟关系的一个标志。西方人正在摆脱有组织宗教的更为原始的掌控，在东方，伊斯兰教似乎大体上还是一种保证秩序的高贵的力量，而对许多人来说，佛教是真正的世界之光……而欧洲那些争吵不休的国家似乎正在走向联合。生态环境的恶化导致对自然状态产生了更大的兴趣。半个世界的人口仍然贫苦如昔，而另一半则拥有史无前例的繁荣富足。人类的第一次太空探测似乎——至少在早年——预示着美妙的成果即将到来。

总而言之，在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地区，人们变得更加宽容、和善，比他们在“二战”之前更加慷慨。不论漫游何处，我很少受到威胁，也几乎从未被打劫。我们仍然认为——至少我是这样想——总体上人类在朝着希望进步，断断续续地走向一个更加幸福的结局，不管那结局有时看上去多么不可能实现。我想，维多利亚时代的乐观主义重又徘徊人间，仍有可能信仰泰雅尔·德·

夏尔丹¹的理论：在一个几乎无法察觉的过程中，所有的物种正在走向某个终极的和解。

无论如何，这是我自己的反应，是我自己对我那个时代的精神的看法。这是我如何感受世界的记录。20世纪50年代初，我24岁，20世纪90年代末，我74岁，因此这本书中所描述的全球历程也是一个生命的历程，从青年的黎明到衰年的黄昏。其中那些无论如何都不够可靠的判断，全被生命从韶华到衰老的重大改变染了色——在某些方面，对我们所有人来说，这是一个庄严的过程，但在另一些方面，思考方式的任性的转换和头脑的改变也削弱了判断。我们中间，很少有人能50年如一日地保持观点和价值的连贯一致，我们不仅被经验和成熟度影响，也被情绪、变幻无常的口味、厌烦和个人境遇左右。

我并不经常深深地卷入这本书里所描述的事件中去。我本性是局外人，职业是旁观者，倾向于做孤独客，我这辈子一直在看事物和事件，观察它们对我自己的特定感受力的影响。这通常并非一种内省的生命，但在某个方面，自我检查也纠缠着我。自从童年开始，我就恼火地认识到，我被生错了身体，我真该是个女人。在从军的4年里，在作为外国通讯记者的10年里，为了应付这个谜，需要一定程度的内省，虽说不上是欺骗：当我通过俗称“变性手术”的手段最终解决这个难题，从“詹姆斯”变成“简”的时候，我获得了一种某些批评家宣称在我的写作中也清晰可辨的解放感（倘若你乐于自己下判断，最终的变形发生在本书《卡萨布兰卡：变性》一文中）。通常来说，这样戏剧性的桥段并不为反思性的文集提供一个核心，而在本书中它

1 泰雅尔·德·夏尔丹（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, 1881-1955），汉名“德日进”，法国古生物学家、哲学家、耶稣会教士，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过20多年，是“北京猿人”的发现者之一。试图调和物种进化理论和基督教教条，其理论表现出近乎泛神论的倾向，被天主教会长期列为危险人物。

也确实没有，因为对我来说，它始终被一种爱的忠贞与个人幸福感所遮蔽，后两者对我风格的影响远大于任何简单的性别转换。

无论如何，作为一个新手和老兵，一个男人和女人，一个记者和有抱负的写作者，在这半个世纪，我游历了这个世界，并且写下它。我从记者起步，当时所接受的观点是（主要是来自美国的例子），记者生涯是进入文学的正确途径。我从牛津毕业后就加入伦敦《泰晤士报》，几乎立刻开始了漂泊生活，不久又被吸引到当时的《曼彻斯特卫报》¹。那时，这两份风格突出的报纸都处在声名的顶点，富有威望，包容各种个性，它们不仅容许我或多或少像对待随笔写作一样对待新闻快讯的写作，更给了我一个正面观察各种事件的大看台，这可耻地增强了我的自负。压根儿就是一转眼间，我就开始对全人类的问题指手画脚，并且建议各个国家和民族如何解决它们。借用马克斯·比尔博姆²说他自己和牛津大学的话——是《泰晤士报》和《卫报》让我变得难以容忍，但我依然感谢它们。

尽管我是个有抱负的文人，但我也是个有抱负的无政府主义者。我从来就憎恶权威，尽管有时会被其辉煌诱惑。当我为报纸写作时，这种偏见有时鼓舞，有时压抑了我的新闻生涯，但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，我不再受雇于任何机构，开始靠自己漫游。我被这个广大的世界过早地变得乖戾，不想再让自己的写作拴在日常新闻上。在这个世纪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主要忙于写书，通过卖游记给杂志（主要是美国的）让这一过程成为可能，并保证家人免于贫困。我只为两家报纸工作过，但在20世纪最后40年里，我为几十本英语杂志工作，还写下35本书。

从开始到结束，从青春期的新闻报道到文学上日渐老去的努力，

1 《曼彻斯特卫报》，即《卫报》(The Guardian)，创刊于1821年，1959年因总部设于曼彻斯特而称为《曼彻斯特卫报》(The Manchester Guardian)，1964年，总部迁至伦敦。

2 马克斯·比尔博姆(Sir Henry Maximilian Beerbohm, 1872-1956)，英国作家，讽刺画家。

我在半个世纪中游历所有有人居住的大陆，观察许多历史事件，描写大多数大城市，采样世界上的许多文化，从骨子里感受某些划时代的改变，并一直记录着世界对自己的影响。我拥有一段绝妙的时光，我希望，不论我的判断多么荒谬，或者我的任性多么讨厌，至少我生命中的某些欢愉感染了我的文字。

因此，这是我的工作成果的实质。这本书中的作品全都是关于去一个或另一个目的地的旅行。它们与最初发表时基本保持一致——不管现在读起来多么不成熟——只在读起来沉闷或占据太多页面的地方作些删减。有时我会添加阐释性的评论，并容许自己进行少量文学性而非新闻性的事后考量——比如，我觉得自己以前经常滥用分号，而且，我逐渐变得不喜欢年轻时像称呼船一样称呼城市为“她”的用法。我删掉了让我觉得多余的直接描写的段落——既然现在所有读者都能自己去任何地方。有时，当年的写作在政治正确性上要求比时下低；有时，很久以前我的态度令人尴尬。如果偶尔有年代模糊之处，那部分是因为我的记忆也变得模糊了，但主要还是因为我从不认为日期有多重要。我基本没有收录有关我家乡威尔士的文字，但是请相信我，在这本书中，几乎每篇文章的字里行间，都有某种威尔士的东西，潜伏着，微笑着，像是修道院免戒室里的绿精灵¹。

作为对这个世界半个世纪的反映，这个选集可能往往会有误导性的，或者是幼稚的，但这真的无关紧要。我写的当然是这个世界，但它是我的世界——正如我自己在另一种语境中所表述过的，“这是事实吗？这就是它的样子吗？它是我的事实。尽管在现实方面，它并非总是真确，但在想象方面，它是真确的。”

1 绿精灵 (green man)，神话原型及建筑母题，一张从枝叶间探出头、被树叶覆盖、嘴里长出枝条的脸，广泛运用于教堂、神庙、墓地等建筑与欧洲的春季庆典中。是凯尔特文化的重要象征之一，但并不专属于凯尔特文化，世界各地都有此形象的踪迹。

目 录



半个世纪的独特行走——代中文版序 / 1

序言：这是事实吗？ / 7

20 世纪 50 年代

1 珠穆朗玛峰 1953 年 / 3

2 一个温和的共和国：美国 / 8

曼哈顿 南方 芝加哥 “火箭”号

3 纷扰不断的地区：中东 / 23

埃及 黎巴嫩 约旦 耶路撒冷 伊朗

阿曼 苏伊士事件 巴格达 以色列

4 南非白与黑 / 66

5 天堂的混乱：加勒比 / 73

特立尼达 巴巴多斯 古巴

6 欧洲：战争结束之后 / 84

柏林 巴黎 伦敦 两位大人物

7 东方：远东 / 102

日本 香港

8 威尼斯 1959 / 116



20世纪60年代

- 9 审判艾希曼 / 121
- 10 冷战 / 130
联合国 莫斯科 列宁格勒 敖德萨 捷克斯洛伐克
波兰 第六舰队 赫尔辛基 的里雅斯特
- 11 南美战栗 / 172
拉巴斯 利马 库斯科
- 12 牛津 1965 / 184
- 13 澳大利亚 / 188
达尔文 悉尼 艾丽斯斯普林斯
- 14 一个新非洲 / 200
加纳 尼日利亚 埃塞俄比亚
- 15 曼哈顿 1969 / 216



20世纪70年代

- 16 快乐之地 / 221
克什米尔 特鲁维尔
- 17 前英国领地 / 236
新加坡 锡兰 大吉岭 德里
- 18 卡萨布兰卡：变性 / 265
- 19 伦敦 1975 / 270
- 20 光荣之后：美国 / 292
洛杉矶 曼哈顿
- 21 南非黑与白 / 330